



策马洪山

——陶铸在鄂中抗日的故事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策 马 洪 山

——陶铸在鄂中抗日的故事

尹兴家 陈东华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策 马 洪 山

——陶铸在鄂中抗日的故事

尹兴家 陈东华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潜江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5 印张 72,000 字
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9,500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871 定价：0.35 元

编 者 的 话

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七 绝

大洪山打游击

一九三九年

寇深日亟已无家，
策马洪山踏日斜，
风自寒人人自瘦，
拚将赤血灌春花！

——陶 铸

目 录

引子	(1)
在考场上	(5)
八角泉边	(13)
打进汉流会	(24)
营救郭仁太	(35)
督学入党	(45)
重返鄂中	(55)
夺回大印	(66)
攻克云梦城	(77)
公安砦伏击	(88)
长岗店走险	(99)
痛歼李又唐部	(113)
一张地图	(123)
结束语	(136)

引 子

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，英勇地奋斗了一生。这本小册子，只是描写他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底，在鄂中和鄂豫边区，发动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几个故事。

巍巍的大洪山，留下了陶铸同志英雄的足迹；滔滔的汉江水，传诵着陶铸同志动人的佳话。然而，每当人们讲起“陶胡子”一串串感人肺腑的故事的时候，总爱从那段“三岔口”的趣闻开头：

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，陶铸同志经周恩来、叶剑英同志的营救，在南京出狱。不久，党派他到中共湖北省工委工作，担任常委、宣传部长。

一天傍晚，在汉口安仁里“董公馆”门前，站着一个头戴灰色布帽，身穿浅蓝色长衫的人。他中等身材，宽额方脸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最醒目的是颌下有一簇黑胡子。这就是陶铸同志，又名陶剑寒。他是来找董必武同志的。他跨进大门，径直朝内宅走去。这时，忽然从一侧走出一个人，拦住了他的去路，不让他往里走。

这一下，事情就麻烦了。一个要进去，一个不让进，谁也不饶谁。加上走廊里光线很昏暗，双方都看

不清，认不得，你推我搡之后，便动手打起来了。

正当两个人扭打的时候，董必武同志从里边赶了出来，一边拉开电灯，一边喊道：“住手，怎么打架？”

“他不让我进去！”陶铸同志气呼呼地说。

“他要进去，也该打个招呼嘛……”那人不满地说。

董必武同志走近一看，放声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哈！你们在演《三岔口》呵！我说是哪两个吵，原来是你们两个大将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啦！来！”说着，他一手拉一个，道：“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介绍：这，是陶剑寒同志。他，是李克农同志。”

陶铸和李克农虽不相识，但早已相闻。听董必武同志这么一讲，双方都愣住了，少许，又尴尬地一笑，两人都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！我们象梁山好汉，不打不相识呵！”

“剑寒！你是身陷囹圄，锐气不减呐！虽经几年的铁牢折磨，还是一身虎劲呀！”董必武同志拉着陶铸的手，一边朝里走，一边说。

“嘿！”陶铸同志坦然一笑，说，“我是生成的这个脾气。”

坐下之后，董必武同志关切地问了一些情况，陶铸同志一一作了汇报。接着，董必武同志询问了陶铸同志对工作的设想。陶铸同志说：“我想到乡下去组织

民众，准备抗战。武汉三镇有沦陷的危险，我们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广大农村，建立革命根据地，这是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的一贯主张……”

“好哇！”董必武同志高兴地说，“正巧，我有个好友，是国民党省政府建设厅厅长，他想在应城县的汤池，办一个农村信贷合作人员训练班，要我为他荐举贤良，解决师资问题。我想，借这个机会，可以培训一批骨干。这件事你去抓一抓，怎么样？”

“可以！”陶铸同志爽快地回答。

“他们已经开始筹备，有一个叫李范一的先生当主任，此人也是我的朋友，秉性耿直，思想开朗，颇易共事。你可以先以顾问的身份料理事务。这样，一切都会方便一些。”董必武同志继续说，“现在，我们主要是考虑学员的来路问题，要想办法吸收一批优秀青年参加。”

“问题不大。”陶铸同志连忙说，“日寇侵华之后，各省流亡学生涌进武汉甚多，其中有许多是准备报国的热血青年，我们贴广告，招！”

“招？！”董必武同志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是个好主意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开玩笑道：“哈，剑寒今天一出场就演了《三岔口》，看来好戏还要接着演下去，行，就看你的招数啦！”

陶铸同志笑着道：“好，不出三天，就能开张，请

您看我的招数吧。”

究竟怎么招？招生之后又有哪些新鲜事。我们下面接着说……

在 考 场 上

两天后，在汉口的民众乐园、六渡桥，汉阳的钟家村，武昌的阅马场、司门口等处，贴出了一张张偌大的《招生广告》：

流亡青年和失学的同学们：

省政府建设厅决定在应城汤池
开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。旨在改
进农村信贷工作，促进合作事业以
适应抗战救亡形势之需要。希望诸
君切勿失此良机，踊跃报名应考

……

应城汤池合作人员

训练班筹备处 ×月×日

开办训练班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。大批流亡青年和失学的学生，纷纷到设在武昌张之洞路的“棉产合作所”的招生处报名。

狭小的招生处门口挤满了前来报名的人。报考的青年，手里拿着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国文等书籍，他们有的念，有的背，书声琅琅，呈现出一片考试前的紧张、热烈气氛。

陶铸同志一到，便引起了大伙的注目，同学们猜

到他是监考官。这时，站在前边的一个年轻人，忙走去问道：“先生，请问大名？”

“我姓陶，名剑寒。”陶铸同志回答说。

“哦，请问陶先生，您是监考官吗？”

“我是……我是筹备处一名工作人员，也负责招考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发考卷？考哪些科目？”

“不发考卷，只用口试，我问你答……”

“口试？”那个年轻人笑着道，“那好，我是第一名，请你提问吧！”

一听说是口试，所有的人都把书收起，涌向报考处。一眨眼工夫，小小的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这场别具一格的考试。

陶铸同志从容地坐下来以后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桌面，又抬头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年轻人，笑着问道：“年轻的朋友，请问尊姓大名！”

“不敢！愚生姓庞名俊。”

“庞俊——嗯！”陶铸同志瞟着这个小伙子，心里很乐意，觉得这人性格直爽，也很机灵，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录取对象。于是，便有意地说：“你知道吧，要搞这个农贷工作，是要下乡的咧，很苦哇！”

“苦，不怕！”机灵的庞俊似乎发现这已经是口试的正题了，便毫不嘴软地说，“您别看我是个大學生，

和农民打交道，耕田耙地，难不倒我。”

“嗨！你还真有两下子咧！”陶铸同志笑了笑，又说，“如果日本侵略者打到我们这里来了，情况就会复杂得多呀！”

“那就跟他们干嘛！”

“你有这种思想准备？”

“怎么没有呢？”这时，庞俊的感情有些激动，完全忘记了是在应考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山河沦陷，家破人亡，我们都愿意将热血和生命，献给拯救民族危亡的事业。”

“好，有志气，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，青年人就应该勇于投笔从戎，为民族争生存。”陶铸同志对庞俊的“答卷”很满意，拿出一张表格，说，“你录取了，先登个记，听候通知。”

“嗨，庞俊录取了啊！”外边好几个年轻人叫起来了。

“口试，简单！”又有人议论说。

陶铸同志一听，望了望外边，说：“什么，简单？我还担心没几个人能考上哩！”

正在这时，门外飞来了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：“让一让，我们来问个事儿。”

声音落地，人到眼前，原来是一对妙龄少女。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这两位问事者，只见前面那

个，身材俊俏苗条，穿着大襟印花布衫，脸蛋黝黑，眼睛明亮，落落大方。后面的那位，体形略胖，宽额方脸，面色微黄，穿着一件紫色对襟上衣，脖子上还围着一一条鸭蛋色围巾。这时，只见打头的那个姑娘，毫无拘束地挤上前，向陶铸同志问道：“先生，训练班收女生吗？”

“收哇！”陶铸同志觉得这姑娘有股子泼辣劲，笑着说，“男女平等嘛！”

“那好，我们报考！”

“行，先莫着急，一个一个地来！”

“我在先！”那姑娘用手拍了拍胸脯，说，“出题目，考我吧！”

陶铸同志心里暗暗高兴，便笑着问道：“先报个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胡璇同！”

“胡璇同？”陶铸同志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好响亮的名字呀，名如其人！”

还没等陶铸同志往下问，胡璇同掉头指着身后的那个女友，介绍说：“她叫黄翠枝！”

“呃，黄翠枝！”陶铸同志向那姑娘望了一眼，不高不低地说，“这个名字也很别致，人如其名。”

这一说，满屋子的人都哄地笑起来了，胡璇同也格格格地笑个不住。

陶铸同志站起来，挨着桌边来回走了两步，额下的一簇胡须微微一动。少许，他说：“胡璇同呀，我可有言在先，搞农贷可是一件苦差事呵！”

“苦，不怕。在世界上要干一番事业，哪有不吃苦的？”胡璇同眼睛一睁，嘴巴一撇，摆出毫不在乎的样子，说：“我不怕，乡下我熟，栽秧割谷，爬山涉水，都搞得来。我还能走夜路，吃苦的事是难不倒我的。”

“哟，不简单！”陶铸同志接着又问道：“如果日本侵略者打来了，你准备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上战场，跟鬼子干！”胡璇同不假思索地说，“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训练班就是为抗战办的，不敢打仗，我就不来报考了。”

“噢？！”这几句话，可把陶铸同志吸引住了。他为自己的热血青年而高兴，招收到这样一个热忱泼辣的女生，将来在训练班里和抗日救亡运动中是会发挥作用的。于是，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桌子，说：“好，你录取了！”

站在旁边的黄翠枝见胡璇同领了登记表，露出失望的神情，惋惜地说：“唉，叫你跟我们到重庆去，你偏偏要到乡下去，这有什么出息？”

“喔？”陶铸同志一听这话，严肃地问道：“黄小姐怎么这样说呢？大敌当前，不为国家民族担忧，往后方跑，出息又在哪里呢？”

“陶先生，人有所好，不可强求。”黄翠枝抬头起步，显得不耐烦地说，“反正我不下乡去，去也干不了。”

陶铸同志轻轻地一笑，说：“我很欣赏黄小姐的直率。但是，请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强求你报考的。你即使报考也不一定能录取。”

黄翠枝一听这话，感到无地自容，连忙挤出人群，走了。

胡璇同看了看黄翠枝的背影，没有叫她，也没有去追，而是十分生气地说：“哼，走吧，你去享你的清福吧！”

陶铸同志见这两个携手而来的姑娘，在考试面前分手了，心里很有感触，不由得苦笑一笑，对胡璇同说：“看，你们两个形影相随的朋友，竟在这场考试面前分开了，你不会后悔吧？”

“不会的！”胡璇同扬起柳眉，眼含激情地望着陶铸同志，说：“我跟她不一样。她的父亲是南京政府的厅长，有钱有势，哪会想到民众的疾苦啊！她自己从小就娇生惯养，贪图享受。我们当然难以志同道合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略微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“不过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以后还望陶先生多多指教。”

“嘿，指教？我们不兴这个词，还是互相帮助吧！”陶铸同志亲切地说。显然，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不少感慨的。于是，他又大声讲道，“说实在话，我今

